

西漢節義

傳論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田賦智教

專論

西漢節義傳論序

太史公作史記自附於春秋之後恐忠臣死節之士略於論載放失舊聞故其所論述自伯夷叔齊伍員屈原公孫杵臼王蠋豫讓以至高漸離藥布田橫之客項籍之鄭君其敘次激抗死者欲生班氏於哀平之末王莽篡位漢家絕而復興皆諸忠維持崛起之力而班氏草成仁之美予適有所感因搜前後二書得四十二人作十五傳其二十餘人作附傳四十二人中班氏有傳者

西漢節義傳論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人王章梅福朱雲何武鮑宣有特傳龔勝合傳劉向翟義俱附傳而其傳中抑揚之義俱謬如王章直節而置諸趙尹之末使與健吏爲伍又追述牛衣婦人咄咄語能使直臣短氣此章傳之謬也楊王孫獨行之士而以梅福列於其後此福傳之謬也劉向節冠西京不當附元王後于歆宜與杜欽同傳無汗前人幼讀淮南祕書此少年微過當爲賢者諱此向傳之謬也朱雲請尙方劔古今快事若匡衡對語及爲章玄成所陷當略此雲傳之謬也龔勝大義不當在王吉貢禹之列而反謂

王貢之才優於龔廷議爭言何須盡述末記老父語歎其不終天年勝之死也年已七十有九且草之薶者可  
以享天地格神明而膏之光能與日月繼照世間惟枯  
石不然朽木無臭聽其自老深山者乃老父輩之天年  
也未載郭欽蔣詡乃與紀唐並敘古人每恨老韓同傳  
未有忠賊同編如此之穢此勝傳之謬也何武傳所載  
前事過碎鮑宣家居亢志不出而譏其田牧爲長雄此  
武宣二傳之謬也至其尤舛悖使人按劍者莫如翟義  
傳以義之忠震天下不爲正傳其謬一也南陽收繫宛

令小事反詳二也討莽之檄宜大書以洩天人之憤而  
反不錄三也三輔應義之徒不表其漢幟而斥爲盜賊  
四也僞誥宜錄莽傳中以形其醜乃汙此傳中讀之不  
了五也大張莽軍聲威似於快之六也燔滅翟宗極寫  
酷虐亦但當在莽傳不應詳此七也翟氏合門死節有  
光本朝而言其家數有怪以徵不祥八也方進奏壤郡  
陂本爲非策但不當記此傳末以徵報應此豈史筆所  
忍書何不載平陵東樂府而載黃鵠之謠九也身旣昧  
義復證以父彪之語夫彪論王命本是雅詞今反謂義

之不量力以致死豈不陷於同惡十也嗟夫大義既晦  
遂使人心闕然日溺至於三綱淪四維斃卒一世盡爲  
禽獸而不知矣蒙谷之輪何時復曜此予論之所爲作  
也李鄴嗣

貞羣案此序據續甬上耆舊詩補

西漢節義傳論序

華嶠謂班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美

范曄

後漢書論本此

李杲堂處鼎革之交感激身世於是搜前後漢

書得四十二人作十五傳附以二十二人為五傳傳爲一論題曰西漢節義傳夫節以亂見義因心發臨難忘身見危授命歲寒始見松柏疾風乃知勁草千載之下懷懷猶生杲堂網羅載籍表章節義足以附春秋之後補班氏之闕矣閱歲三百傳佚不見清光緒間郭傳璞訪得傳論刻入金鞞山館叢書貞羣於李翼鵬茂才處

西漢節義傳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得杲堂未刻稿中有傳論二首爲刻本所遺復取續甬上耆舊詩所錄校其同吳始成完璧適張公子星聯芝聯刻杲堂文續鈔成屬其將傳論同付梓人俾杲堂一家文章盡布於世杲堂流離國難九死不死其所以不死者蓋欲留身以有爲故其詩曰采薇礪礪是爲末節臣靡猶在復興夏室此杲堂之志也此杲堂所以草節義傳之微意也特表而出之以告讀者己丑十二月立  
春節慈谿馮貞羣序

敘錄

全祖望題辭

往者吾鄉宋大儒深寧王公嘗以班史不敘殺身成仁之美欲補撰西漢節義傳而不果但發其略於困學紀聞近世長洲何氏義門頗爲班史佞臣反言史臣表節義亦不在立傳與否果爾則史臣所當立傳者是何等人也吾鄉臬堂李丈取其中四十二人爲一十五傳又附以二十二入爲五傳每傳爲一論淋漓悲慟足令百世而下張目赤符殘燄不覺爲之生色其論龔勝傳末載父老語是不知志士天年自足千古非木石輩之壽翊義傳末載黃鵠辭以昭天道是豈史筆所忍書今易之以黃犢之謠於孔子建傳大書先聖累世子孫高節不使見辱於衰成於郭欽蔣詡傳必以其倫不使見辱於紀唐一輩此等正議卽令班史復生無所申其三尺之喙若其於東郡同義諸公幸其潛竄不盡遭虎口期門同義諸公惜其姓氏之不傳而尤喟然於公孫祿之晚節斯僅爲西漢人言之邪嗚呼論其世以逆其志斯其可爲太息流涕者也先生仲孫世法開雕是書予爲

之題辭願尙有爲是書請益者夫旣以王章爲首而附以力訟章冤之梅福爲一傳又次之以劉向又次之以朱雲各爲一傳則次之者尙有棄三公以避莽之彭宣王崇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不附莽被殺之何武鮑宣王安辛氏兄弟父子族屬附之以彭偉杜公子許紺而尙有漁陽太守彭宏同死是難見其子彭寵傳應合爲一傳何鮑王辛之禍由於吳章其欲以災異脅莽事雖未善志則忠矣應次之以吳章附之以呂寬爲一傳然後次之以避莽死節之龔勝而合之以龔舍邴漢爲一

傳其時尙有少不附莽之毋將隆應爲一傳又有不頌莽功德被斥之孫寶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不獻莽祥瑞被殺之公孫闓而附之以班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避莽之孔休爲一傳然後次之以討莽避莽之安眾侯劉崇兄弟而合之以張紹而尙有宗室劉禮見其子劉隆傳應合爲一傳然後次之以討莽之嚴鄉侯劉信兄弟父子而合之以翟義而附之以劉宇陳豐王孫慶蘇隆臯丹王翁爲一傳又次之以趙明霍鴻爲一傳其時宗室討莽者尙有陵鄉侯曾扶恩侯賁見莽詔書中應



與徐鄉侯快合爲一傳然後次之以討莽之張充而尙  
有劉都馬適求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不仕莽之郭欽  
蔣詡薛方逢萌附之以向平禽慶栗融蘇章曹竟周黨  
而尙有王君公李子雲徐房譚賢殷謨應爲一傳然後  
次之以孔子建爲一傳然後次之以陳咸楊寶蔡勛戴  
遵而尙有高容見其子高詡傳郭堅郭游君見其孫郭  
賀傳胡剛見其六世孫胡廣傳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  
避莽死節之李業譙元王嘉王皓而附之以任永馮信  
費貽爲一傳於是以龍丘萇終焉不知先生何以於彭

源漢書藝文志

敘錄

三四明雜書

約圖刊本

宣王崇孫寶吳章劉都之徒有略而勿收者夫是書固  
日月爭光之文也予以晚出未得侍當日履約之末以  
備商確斯爲恨事爰牽連及之并載諸困學紀聞注中  
庶以成深寧之志也夫

是書祇據班范二史不旁采若更求之如酈道元水  
經注有豫章太守賈萌討莽而死陳留風俗傳有淮  
南高固不附莽而死令狐德棻北周書及唐史宰相  
世系表有建威將軍令狐邁豫於東郡之難而死均  
可附入者

李厚建跋

臬堂先生西漢節義傳詳見全謝山太史題辭以是書已梓行屢求之不得求諸先生子孫僅於殘帙中得目錄一紙繼從族人見臬堂雜文繕本得所繫論二十篇錄之而更求其傳終不可得既憾是書之不獲盡傳尤恐後之并是而亦失傳也謹視所藏自次第之仍存其故目冠以謝山題辭署之曰西漢節義傳論誌實也當天地晦塞之交知略無所施勇力無所用而此不忍言不可言之隱衷怛怛然不能已於是各行其志以捐頂

西漢節義傳論

卷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踵以夷宗族或遯跡山林鬱鬱以沒齒幸而爲故君吐氣臣之幸宗社之福也不幸而功無成喪士卒塗炭生民以成其名曰節義忍乎哉班氏稱古良史顧不敘殺身成仁之美以是爲班氏罪固已然此數十人之意誠使後世之人竟不知天壤間曾有此數十人者則此數十人且相慰於地下何也君亡與亡既不克成其志以底於亡豈忍復有所存乎國之已覆何恤乎身身之不恤何論乎身後之名雖然陵谷變遷不知紀數而人心不做有所以維之者矣名之曰節義豈僅爲此數十人

而名之者哉以此數十人之不敎於史氏而深寧先生  
憾之而杲堂先生補之又豈僅爲此數十人而憾之而  
補之哉茫茫世宙治亂相仍讀杲堂先生之書論其世  
以逆其志誠可爲太息流涕推之深寧先生之志而爲  
杲堂哭者且將爲深寧哭矣推之諸節義之志而爲深  
甯哭者且將爲諸節義哭爲西漢列帝哭抑將爲天下  
後世同此覆轍者哭矣則甚矣諸節義之不可不傳而  
是書之不可不作也獨是天之生材期於有用旣生之  
而復挫折之使齎恨以沒豈誠天道不可知人力不可

西漢節義傳

敘錄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恃邪悲夫七世從孫李厚建謹跋

李植綱跋

年伯郭晚香先生將刻西漢節義傳論命綱校字綱受  
書伏讀悲喜交集作而曰嗟乎綱何忍卒業斯編邪綱  
亦何幸目睹斯編之刻以傳邪是書爲吾八世從祖杲  
堂公所著先子得其稿本已是殘闕詳見所作跋中以  
時方多故未及刻未幾而先子殉難原稿亦不久失去  
今本蓋當日晚香年伯借之吾家所手錄者旣賴以存  
復賴以刻杲堂公之書傳而先子之願亦藉慰矣綱不

肖不能竟先人之志而獲預校讎附名簡末非尤幸歟  
所不忍卒業者猶憶少時見先子既得此書喜形於色  
而時復對卷歔歔若不勝感由今思之臬堂公爲明季  
遺老其節義之概發爲譔著原非託之空言而先子以  
報國捐軀則更見諸實事忠義之氣蓄積有素遙遙曠  
代遂有一縷血性潛默應讀先子跋語能無觸刻骨  
深痛哉然則晚香年伯表章之盛惠又豈獨及吾臬堂  
公而已乎雖然晚香年伯以碩學鴻儒任文獻之重所  
刻若干種皆要書祕本是編則嘉惠後學之公也而綱  
約齋甫謹誌

西漢節義傳

卷錄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言則一人一家之私也校既畢謹書數語以誌感時  
在光緒十一年歲次旃蒙作噩涂月砌里後生李植綱  
郭傳璞序

同治壬戌子寓象山王氏翠竹軒藏書頗富繙閱之見  
有義闡一書紀周秦以來忠臣孝子俠客義士烈婦貞  
女事甚備肅然起敬欲鈔副本未遑也明年歸郡省湖  
上李笙南丈齋頭見其族祖臬堂先生西漢節義傳論  
上下卷傳早散佚鮎埼全氏言之詳矣而論二十篇秩

然猶存喜極假鈔逮去冬予將鈔諸版以永其傳丈之  
文孫約齋上舍以其尊人勤甫孝廉跋并自識請附卷  
尾予諾之詢其原本在否則曰亡矣後謝吏部廉始同  
年過我曰原本固在我處也覆之良是爰屬約齋合校  
以授梓焉光緒十有一年歲次丙戌月正元日里後學  
郭傳璞謹序

西漢節義傳論目錄

鄧李鄴嗣臬堂撰

卷上

王章梅福傳論第一

劉向傳論第二

朱雲傳論第三

龔勝傳論第四

翟義傳論第五

翟氏三門人傳論第六

西漢節義傳論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休傳論第七

安眾侯崇嚴鄉侯信徐鄉侯快傳論第八

何武鮑宣王安辛通傳論第九

張充公孫閱傳論第十

卷下

鄭樸逢萌向長薛方楊寶鄭敬周黨王霸傳論第十一

孔子建傳論第十二

陳咸蔡勳郭欽蔣詡戴遵許揚傳論第十三

譙玄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馮信費貽曹竟傳論第十四

龍丘莫傳論第十五

鄧惲馮衍傳論第十六

申屠剛班彪鄭興杜林傳論第十七

卓茂郭丹桓榮宣秉郭憲王丹劉茂傳論第十八

文齊錫光傳論第十九

劉昆汪丹牟長丁恭高翽包咸傳論第二十

西漢節義傳論卷上

王章梅福傳論

國家有魁壘重臣每值大事嗚然發言人主從逆之間安危立判斯可謂社稷之臣古今稱重而彼大奸國賊所必欲攻而去之者也西漢亡於王氏而王氏之熾則自鳳始丞相樂昌侯王商守正不阿與鳳相忤此其隙尚隱故鳳得盡力固爭必陷之於死而後王氏之威始立京兆尹王章直陳鳳惡已動帝心此其勢不敢與爭故必小心歸命哀其辭以迴上意使人主自殺其直臣

西漢節義傳論 卷上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後王氏之勢遂成蓋自河平以後自直言訟王丞相之冤者王章一封事而已陽朔以後能直言訟王京兆之冤者梅福一書而已余故爲比而傳之嗟乎西漢元成諸君其失國之本俱坐優游不斷然每不斷於去小人而獨斷於去君子廢賢則如鋤草棄佞則如拔山此眞所不可解也夫外家宗族強上一身寢疾日久人主自念亦知寒心若能赫然自斷旣內章言卽下尺一罷王氏諸侯就第如異時一詔尙書奏誅薄昭故事國家棄此輩眞如孤雛腐鼠耳今萬不出此而甘奉高廟社



稷曾不一舉手而讓之此忠臣之所以憤結氣塞而誓  
欲碎首於人主之前者也乃班固論章謂其不量輕重  
以陷刑戮妻子流離深相太息固身為竇氏賓客遂以  
董馬之筆至發此言是使凡爲人臣者俱當自審量惟  
從勢所在以自附王氏重則趨王氏竇氏重則趨竇氏  
始得保身厚妻子是史官教人盡爲黨亂之小人也亦  
大可懼哉

劉向傳論

西漢書傳論卷上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人論兩漢以爲西京擅文章東京擅氣節余則謂不  
然自古文章未有不出於氣節而足傳於後世者也兩  
漢論文自初以至盛若陸氏賈氏董氏兩司馬氏高文  
典冊俱冠一時及中宗以後而劉向之文始出所言原  
本經術盡歸於雅馴蔚然爲西京儒宗舉首而俱出自  
惓惓憂國至計質先其文蓋西漢文章之事至向而止  
矣向居列大夫官三十餘年自孝宣而後所事人主皆  
坐猶豫失斷使君子小人迭進於前而不能自決究至  
小人殺君子而後已元成兩朝前後一轍向獨以一身  
進退其間與國家相終始至其後王鳳據樞五將並起

然其人惟鳳稍桀餘俱誠爲驕盛外家小兒非有竊國之心足移漢命而向極言其禍至謂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而其論王氏之奸曰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又曰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此皆新莽盜國之術非鳳等所及而向已盡發之故向卒後十三年而王氏竟代漢此惟憂國至誠能早辨其由來之漸固豫知有異時篡弒之事也余每三復中壘諸封事至言之痛切輒爲垂涕此可以質鬼神貫金石傳諸百世而可信者矣人徒見西漢文章至晚而尤甚盛然惟藉中壘與鮑司隸梅尉諸君子各本氣節發於筆疏足使西京竹帛藉有光輝余故曰前漢雖擅文章而其所重則有在此不在彼者也班固論向之文溯自孔孟以來是矣乃其所推惟諸撰述及言山陵之戒而不及向惓惓憂國至計是失其本也余爲推論所重卽余名諸傳之旨盡可見矣

朱雲傳論

王氏在孝成之世五將秉政官滿朝廷內倚母后爲宗主執命據權至堅至固然有可乘之會二王鳳力陷丞

相王商逼遷定陶王之國上積不能平因京兆尹王章上封事遂感悟召見章延問數辟左右此一時也上懼災異數見適吏民上書言由王氏專政所致遂車駕至張禹第親問以天變取吏民所言示禹此一時也乃王章以直言無諱竟至殺其身而禹則力護王氏大誤國家夫當時人主已中猶豫之毒深入臟腑即使禹亦如京兆直言然人主能斷與否政未可知但禹身為帝師每坐議國家大政上所愛信與京兆疎遠不同使能言之痛切冀感萬分高廟神靈實昭鑒之今禹衰年念子

兩漢節義傳論

卷上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孫見義之壯老而銷爽遂至大負國恩忽忘雅素余每讀史至此輒為憤極此非尋常奏彈足以討其罪平陵朱雲為國小臣為侃侃之介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抗手而請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雖言必不行而朝野憤懣為之一舒卽禹行屍歷尙延數年之息吾知一聞雲言早已失魄於歐刀絕氣於司命矣且禹指一時忠直為新學小生亂道誤人而詭引春秋論語借經術斷之以曲全王氏禹平生服儒衣冠傳夫子語豈不知廉

恥何物此真聖門畔人而六經之蝨賊也自張禹孔光一輩旣以經學媚人而王莽亦誦六藝以惑世雖有面顏不如肺腑投諸豺虎實憎其臭班氏以爲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刺猶未盡余特因朱雲傳大聲以討之亦助伸直臣之氣耳

### 龔勝傳論

太史公作列傳七十首伯夷叔齊夫夷齊篤於孝友棄國而去使遂終已不見自足千載乃必出而爲商周正君臣之義與萬世辨是非首陽嵯峨至今仰止許由務

西漢節義傳論

卷上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光翬自顧無帝王之德逃而不居不足爲世輕重荷篠丈人一時隱者而孔門告以君臣大倫是以由光名至高爲夫子所不道而伯夷叔齊號曰聖人百世之師以其明於君臣之義也西漢末年多清節之士楚國龔勝少著名節前與龔舍並稱後與邴漢同潔一時品目已兆東漢之風及勝旣歸鄉里而王莽數加存問隆爲師友迎以安車豫賜祿直爲治行使者到門候久五日一起居雖前世三聘後車禮皆不及而勝內斷於心從容盡命垂閉口時數語大爲二百年漢臣生色使史冊增

輝勝死時年七十九而其配義之氣塞於古今非與所受天年所可較其壽夭者也乃班固載勝之喪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余每讀而非之彼老父何人豈足知龔光祿哉夫草之薶者可以享天地格神明而膏之光能與日月繼照其爲世所重若此世間惟枯石不然朽木無臭聽其自老深山之中彼老父輩死生漠然政與木石何異若吾龔生顯顯大義此固聖人之徒而非其徒也班固於傳首溯自伯夷以來最爲得之而未更不倫余故爲折衷於夫子亦以著君臣之義焉

### 翟義傳論

春秋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誅之孔子家居請討陳恆之罪意在聲其罪於萬世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蓋見義而發初未嘗自量其力也漢起誅暴秦三宗九廟世無失德王莽徒藉外家之勢希竊天位毒殺孝平皇帝故立孺子身居攝宮此眞天人所不容忠臣義士日相切齒東郡太守翟義身爲丞相子出守大郡兩世

受漢厚恩忼慨發兵爲國討賊檄數不當攝者義聲赫赫如雷如霆足以申神人之憤雪朝野之辱所爲萬世具瞻在此一舉者矣事卽不成母練兄宣一門同難然死國埋名猶可不慙先帝力之勝否固所不計也余嘗讀王莽傳言吏民爲安漢公頌德前後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不信當時人心盡喪失若此曾未踰時而東郡一呼眾遂十餘萬人槐里應之亦十萬人始信漢德在人有響必應雖皇天欲極莽惡義師中潰其後四方雲起尙謂東郡太守未死以託其聲靈則下江

西漢節義傳

卷上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新市皆由今日之先聲也嗟夫人生追數十餘年閒事直目前耳莽方汙池翟氏門第燬其先墓而漢兵旋焚莽九廟燒其父祖妻子棺槨矣莽方劊剝王孫慶五臟而漢兵旋裂莽身首鬻分支節矣莽方誅夷翟母而漢兵旋至未央黃皇室主投火矣班彪謂東郡不自量力然則如甄豐劉歆識天命矣而四凶駢首假手於莽父子同命以視翟氏一門先後等耳其是其非請別白之余嘗怪班固不能爲翟公正討賊之名至斥趙明霍鴻爲大賊然固已失節權門久昧大義至叔皮王命爲漢

雅辭而亦諱漢不量力以致隕宗爲之悲傷父子披猖  
乃爾此史書所以日穢而亂臣賊子得接踵於斯世也  
不亦殆哉

貞羣案此論中段據續甬上者舊詩校正

翟氏三門人傳論

兩漢諸樂府有蒿里曲平陵東二篇蒿里曲者高帝召  
故齊王田橫至尸鄉自殺二客送其葬欲哭不敢因作  
挽歌二章以寄哀歌畢遂穿冢旁孔自剄下從之其辭  
晉漢爲鬼伯欲聚斂魂魄歸於一邱島中餘客五百人

西漢節義傳論 卷上

八四明樓書

約圖刊本

歌其歌亦皆自殺平陵東者東郡太守翟義舉兵討賊  
莽不克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其詞曰兩走馬亦誠難  
爲義公與嚴鄉侯並亡也曰願見追吏心中慟血出漉  
爲莽兵捕得公也曰歸告我家賣黃犢爲公死而漢必  
亡義不食莽粟也余每讀二詩輒爲悲感久之歎齊王  
之有客翟公之有門人忠臣義士何其適相合也方翟  
公舉兵東郡陳豐劉宇首豫大謀嚴鄉侯已建位號所  
置將相自蘇隆臯而下諸人俱得脫身不爲莽所得東  
郡奇士王孫慶亦匿迹草間幾十年此相和曲得爲世

所傳意者陳豐王孫慶輩所作乎壹何辭之哀也翟公  
年少傲儻慕大義忼愾思復王室其所結客自應異人  
而史官漫然失載使同時義士埋名不揚及讀東漢張  
酺傳更得一王翁輒爲吐氣因作翟氏三門人傳附其  
後以爲義公光輝班固作翟氏父子傳未載丞相奏罷  
鴻隙被害民見於童謠翟氏竟滅以死國難爲反覆之  
報此豈史筆所忍書今已削去口辭更采平陵東一篇  
爲之三歎彼託云黃鵠追怨子咸豈若賣黃犢之詩立  
勵忠義耶余表而出之將使翟氏三門人與田橫二客  
並稱千載焉

西漢節義傳論卷上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休傳論

王氏在元成閒九侯五大司馬驕盛無比然皆好士養  
賢以施予相尙王莽最少孤最後封欲其名譽傾諸父  
上所交結漢廷公卿大夫甚眾而莽少師事沛郡陳參  
受禮經被服儒者當世名士若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  
涉胡騎校尉箕闕上谷都尉陽並及山陽陳子公智晝  
無二俱稱莽賢得封莽在國賢良周護宋崇等並因災  
異對策訟莽功德因得徵蓋莽初起其虛名足起漢廷



若此有謂一時賢者能早辨葬之姦始終與絕惟南陽孔休一人而已夫取與之閒古人所重然以道交以禮接卽車馬之饋衣帶之獻亦有所不辭也方葬名初立出就其國孔休亦以知名被選爲其國相葬遇休盡禮休與相答此固禮之常也乃葬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爲好此則非禮之常也休義不受是矣而葬復解其璪而獻之至椎碎之自裏以進之休雖不得已而受而其心已不可測矣夫以貴下士非有平生之歡無因而至毀其寶器以三致殷勤此其義何所出所謂過於

道禮之外者也未幾葬徵去而休遂與絕不見休固早知此人當國必禍漢家矣至葬篡位不以往事爲纖介而虛國師之位特遣使者聘以玄纁休乃託病嘔血杜門自守遂爲當世所重與龔鮑齊名余謂休足重固非僅末節也夫子泉執義方絕葬於立名之前豈翻從葬於篡國之後乎宋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蘇洵作辨姦一篇以斥其人君子稱之然洵所述古能知人者惟晉山濤唐郭子儀二人蘇軾亦曰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故余作

休傳既補班氏之闕且以見漢廷有人焉

安眾侯崇嚴鄉侯信徐鄉侯快傳論

西京亂起於娥姁而禍成於政君蓋世遭外戚之難焉  
方呂后時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外恃三庶孽內依朱  
虛侯一人劉氏爲益彊及王莽時漢宗支葉益微外無  
強蕃內少宗室骨鯁重臣莽無所忌憚從縱其奸安眾  
侯崇首倡大義帥宗族爲先海內遂有和者是以卒折  
諸呂成大宗之業者賴之於諸侯也卒戮新莽成世祖  
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安眾聲罪於先徐鄉討賊

於後皆事不旋踵身首俱碎惟嚴鄉侯與義公同起誅  
莽帥二國之師號十餘萬移檄郡國幾落莽膽遂出其  
全力以制之及嚴鄉兵敗庸亡終不爲莽所得夫莽方  
自謂得乘天成其力足縉人門牆剝人臟腑橫搜所至  
可遍天下令嚴鄉已正位號及所置丞相御史大夫俱  
得匿迹草間不辱賊手固知漢德在人當時必有奇男  
子其相全護而史不能傳其人余嘗謂張子房與客狙  
擊秦皇中副車此未足奇惟始皇大怒大索天下甚急  
而子房與客俱去方從客步遊遂使呂政彌天之威頓

覺少氣今嚴鄉君臣亦略有子房之風矣史家載安眾侯崇長沙定王之後也及紀光武帝亦自長沙同其所祖至昭烈皇帝末起爲中山靖王後枝屬復同俱孝文皇帝之孫景帝之子也蓋太宗之德長矣他若泉陵師禮輩三十二人並漢蕃繼體而乃爲莽告反獻天符受其茅土載面無恥真宗室罪人莽俱易姓曰王此高廟神靈固欲絕之於劉也

茂陵張竦安眾侯相紹之從弟也竦字伯松時號爲博通士史不作竦博惟於杜鄴陳遵傳中略見本末蓋竦

西漢節義傳論卷上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京兆尹敞之孫吉之子吉之學傳於外孫杜鄴而竦幼孤更從杜鄴學其後鄴爲王氏腹心而竦以媚莽罪且過之遂使兩家文采一朝墮地陳遵傳謂竦苦身自約不敢蹉跌今讀竦頌莽一奏累累疊疊稱德過於大舜孔子述功過於神禹周公似其一生所誦經書盡以供媚賊之用及其族兄紹豫於安眾侯義師竦內畔其兄東身歸莽更爲劉嘉作奏指安眾爲宗室之仇臣子之賊願得荷鍤負籠瀦其宮室斥爲凶虛至云欲先至者拂其頸衝其胸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撥其門仆其牆

夷其屋焚其器噫是何言之甚也苦身自約而蹉跌之甚豈更有過於此者乎夫莽既得志戲天侮神日若狂寐而堞前奏佞不容口南山罄盡不足寫其媚五臟畢吐不足供其諂與莽所作誥策一唱一和兩舌如簧其醜已極然惟足以使人發笑齒冷若見後奏則使我皆裂髮指幾欲生致竦而嚮之嗟夫百年易盡史書可畏竦不過欲極佞求封竟不畏洋洋鬼神明明萬世異日漢家中興竦匿身池陽竟假手劔之誅以彰天戮正不知其何以見紹於地下也

西漢書傳論卷上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貞羣案右論據續角上耆舊詩補

何武鮑宣王安辛通傳論

公羊傳有言孔父正色立於朝則莫敢致難於其君汲黯好直諫難惑以非淮南遂沮其反謀孔融魯國男子欲拂衣而去操賊爲之動色傳曰英獸在山威及藜藿是以朝有大儒耆艾骨鯁之臣憂國如飢渴及世家名大臣後累葉受恩下至郡國布衣尙義持正議此數者並爲朝野所倚重足以銷當軸之奸迴移鼎之步者也王莽既爲宰輔希稱神器先除漢家忠直不附己者何

武鮑宣雖不在位素著名節樂昌侯王安故相之子秋道諸辛三世名將及彭偉杜公子輩俱一時之桀非議在朝莽必盡殺諸公而後得縱其惡無所顧憚亦勢使然也夫漢自建平而後王氏亦浸衰豈圖天不祚漢孝哀促年時立嗣未定大司馬位亦虛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輔政者漢室興亡判在一時何武與公孫祿獨爲國計當使親疎相錯無專令異姓持權然此時莽已馳入直盡筦發兵符節定策於內其勢已成武雖喟然謀國獨異盈廷揆其事勢真若藁土而塞滔天之決也以

西漢節義傳

卷上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身謝國武死之已後矣獨是公孫祿以與汜鄉同心不舉王莽坐免家居卒不與之同死便當臥疾杜門保其末節乃高春餘齒尙未爲螻蟻先軀復以白首漢臣來議新朝國事漏逼鐘鳴多此一出可謂上負先皇下慙亡友矣君子所以喟彼老而不死者也

貞羣案此論末段依續甬上耆舊詩校正

張充公孫閱傳論

王莽旣得柄所置腹心布朝廷左輔右拂俱其夜半客也一時公卿大夫言莽女當采上書曰千人議莽九錫

禮儀署名九百二人大小薦紳如醉如魔然在外尙有東郡太守大聲一呼安眾徐鄉並起其國至在廷諸臣其執義者亦惟解官閉門不事二姓曾無一人敢以討賊爲事者期門郎張充宿衛小臣非有大官厚祿重受國恩徒以身在殿門日見賊奔據南面服天子黻冕充所隸期門天子爪牙從莽出入銅符帛圖已列於庭將有卽真之事因義激其心獨發大憤與所同志六人圖劫國賊排立外藩以郎官力扶社稷大節凜然而班氏裁一列其名與謀諸公姓氏不見可爲浩歎東漢操賊

執權舉朝拱手惟少府耿紀司直韋晃數人共謀討賊與張充事適同義冠兩京爲漢家吐氣而史官不與立傳亦甚昧於春秋之義矣且莽時方多造符瑞以惑世冀菟神芝繁於野草風俗使者所上麟龜眾祥七百有餘嘉應歌謠三萬言無諂不竭廣平相班穉默然不言已爲卓立而琅邪太守公孫闔更上災害於公府此其人豈肯附賊者譬諸鬼車亂啼黃口羣噪而獨聞威鳳之聲斯爲義不妄鳴者矣縱使殺身不愧萬世余使得附期門傳以兩君成仁之節其志同也

西漢節義傳  
卷上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西漢節義傳卷上

西漢節義傳論卷下

鄭樸逢萌向長薛方楊寶鄭敬周黨王霸傳論

范氏言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於是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不可勝數若逢子慶浮家遼海爲管王開導向禽委身五嶽缺伯況著書黿池此其最著者班氏俱不載其人此後書逸民傳所以作也論者乃謂諸君子志惟避世不忘本朝且數莽之惡三綱先絕四維盡亡有識者知其敗可計日不謂蛙聲閭位歷十餘年諸君子伏長林臥豐草幾比介子推從亡之

西漢節義傳論 卷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蘇子卿杖節之歲其鬱佛久矣今建武之元旣爲天下重開便當拂冠攬帶出應聖朝之側席乃尙固其初節遞而終蜚不亦已甚乎余獨思之謂使諸君子自顧果有涓濱圯上濟世之才自當乘時而出如其非此則身旣隱矣誰得篡焉幸而皇天祚漢赤九會昌願以未歿餘齒謳歌太平爲中興之朝揚風激俗是亦爲政也若云今日之隱專有待於他年危言矯節以自高其名一旦時開卽翹首鶴書之臨傾耳鳴騶之至是則采芝陵峰俱爲仕宦之徑也況有所歆然於中必不能確乎



其久儻謂漫漫長夜人壽有期候河源之向西怨荒雞  
之失旦因而蹉跎大喪生平者政復不少是惟諸君子  
蟬蛻巖埃之中絕塵而去尙不遺轍於聖朝豈肯就駕  
於僞國可謂冥冥鴻蜚方於作者矣余每景其高風輒  
爲太息焉

孔子建傳論

吾夫子以六經之教爲萬世師然自春秋而後至西漢  
之末聖人之道其厄有二秦政以暴取天下至盡焚夫  
子之書以愚黔首其厄一也新莽以詐取天下至盡盜

西漢書傳論

卷下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子之文以欺海內其厄一也班氏曰秦燔詩書以立  
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以秦新並劇斯得之矣方秦  
縱其虐夫子九世孫甲壁藏其遺書隱居教授及陳涉  
初起甲遂出從討秦身死陳下君子稱之以其志在復  
讎也漢興高皇帝過魯首以太牢祀夫子封其九世孫  
勝爲奉祀君至孝武帝卓然罷絀百家表章六經興  
太學勵賢才於是夫子十二世孫安國盡獻其壁藏遺  
書聖人之道爛然復明而孔氏亦遂蔚然爲帝師位極  
公輔何其盛也王莽初授禮經被服儒者而包藏禍心

潛移漢命諸所文其篡盜俱謂本六藝通義經文所見  
墜地無餘儒林之徒莫不蘊藉義憤何況孔氏是以子  
建謝故人而往意決辭嚴長平三辭太尉之命得還闕  
里誠惡莽威詐辱及聖門且義不得負漢故斷斷然絕  
而去之也論者不察乃謂褒崇聖道此朝廷之常孔氏  
後人但當守林廟祠封爵國家廢興可盡置不問余則  
大非之夫所謂變通閏位號令數擅非有功吾道此則  
可不問耳至漢家開明聖緒六經俱其所立孔氏世受  
國恩使卽漠然不顧蒙面事讎是則孰不可忍也況大  
聖教人首以君臣之義若爲其子孫自背先訓豈可哉  
豈可哉先儒論孔氏宗法在晉以從元帝南渡者爲大  
宗受北魏所封者爲小宗在宋以從高宗南渡者爲大  
宗受逆豫所封者爲小宗此誠不易之論也班氏漢書  
於孔光傳中詳敘世次余以光阿事董賢王莽有辱先  
乘故特於子建傳歷載子思子而後若子上子高子慎  
諸賢高節終於季彥直言畢漢之世使人知聖者子孫  
其出處之正班班可考若此爲萬世師門宜哉

余讀孔子建傳而竊歎崔篆之爲人也范史謂篆名家

子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不就投劾歸後因母師兄發  
並受莽寵不能獨潔始就官建新大尹三年稱疾去至  
漢中興篆慙愧閉門不出作賦自傷讀者哀之以其有  
所不得已也乃子建傳則當其爲建新時嘗勸子建同  
仕子建正色謝之遂與相絕夫願與人同其潔不願與  
人同其汙者君子之心也篆卽自謂不能避兄離母以  
致乖其素心便當泣告故人剖懷相示庶幾君子加以  
原諒而翻招我友彈冠弊澁之朝招駕黎共之國是身  
在亂流而呼公渡河射罔毒口而勸客嘗其臭味其誰  
不唾之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篆亦嘗言之今  
旣不得與其友同爲君子亦不得與其友同爲小人不  
識進退之正而欲著易林異時天地重開自無面目見  
漢家舊臣彼其慰志之賦不作可也

貞羣案右論依續用上者舊詩補

陳咸蔡勳郭欽蔣詡戴遵許揚傳論

傳言先人遺澤流及來裔蓋明德之後百世猶榮理固  
然也然有以名位世其家者有以文學世其家者尙不  
及忠義之門光華奕世其鏗鏘炳耀更著於竹帛者也

卽以漢兩京言之如東漢申屠剛傳推自申屠丞相馮衍傳推自大鴻臚野王此名公卿之後也伏湛傳溯自濟南伏生歐陽歙傳溯自歐陽生此儒林之後也亦曰盛矣至如渤海鮑永前敘父宣後附子昱忠臣之後世爲司隸前後書所載此爲最著其餘西京故家在賊莽之世能立名節以垂後人若沛國陳咸父子解官閉門不用王氏臘於其曾孫陳寵傳見之陳留蔡勳義不事二姓解綬而去於其六世孫蔡邕傳見之弘農楊寶不應僞命見其子楊震傳中魯國孔子建聖人遺肉布衣

西漢史論 卷下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風高見其曾孫孔僖傳中汝南戴遵關東大豪不仕新室見其曾孫戴鸞傳中事合兩京相映四百餘年非第諸公家乘之榮亦國史之華也然俱班氏所不載幸來諸後書余未嘗不歎孟堅之疎也夫人臣忠義大節直與社稷相關它禮讓進退尙爲小者史官當別其輕重班氏於王吉貢禹傳盡列高節諸人至謂王貢優於龔鮑之死國此豈知輕重者哉末載郭欽蔣詡不事新莽諸臣僅落落數言而琅邪紀遼沛國兩唐俱受莽殊寵位列公卿亦雜敘其中椒蘭蕭艾斐然並陳其悖義已

極古人每恨老子與韓非並傳然未有忠臣賊黨聚列一編若班史之雜者也余爲釐正其文使史家覽之知其表章風節庶國書家傳並有光輝無令後人載筆而議之也

譙玄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馮信費貽曹竟傳論

太史公有言陳涉驅六合之眾首討暴秦其起至微然而薦紳先生之徒俱負其禮器委質爲臣君子鑒之以秦得罪聖人士皆結怨而發憤於陳王也新莽滔天之惡比於秦政士之蘊藉義憤幾二十年及海內麻起盡

兩漢節義傳論

卷下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誅莽爲名公孫子陽本漢家健吏割有巴蜀八公子系自應十二之期況子陽坐飾邊幅驚旂陸駘略見漢家威儀儻亦夥涉爲王其相委質比於左輔右弼事澆羿之君亦有閒矣然諸君子前避新室後拒成家至於盲目漆身陽狂自厲甚者飲毒如飴斷首以付使者雖君賓辭祭酒之徵子泉謝國師之聘其烈亦不及此斯諸君子之高節爲獨絕也蓋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劉項俱非定主至新末義旂本爲漢室今賊莽旣已授首海內謳歌應歸故主况蕭王赤心聞於近遠而成都僭

號之日已爲鄱南正位之年五銖旣復則白腹黃牛同於僭竊諸君子義不貳心始終一轍與孔甲出從陳王去就之際固義有不同也蜀中自三侯七姓助漢開基及文翁倡其教王襄宣其音於是相如裒雄之徒高文絕麗蔚然並起以至何公忠節嚴鄭湛冥與後書所載獨行傳首諸人並名震當世故曰漢有八士蜀出其四益知文章節義二者相須聲氣所蒸鳳麀俱萃君子謂益州者舊其風最高卽齊魯諸儒不能過也

龍丘萇傳論

西漢節義傳論 卷下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漢初高皇帝詔求賢士大夫使長吏身勸爲之駕其後歲舉孝廉專在郡國至如河南之言賈誼濟南之遷終軍益州之奏王褒竝蒙顯擢爲漢名臣其次則署爲從事寵以右曹每極鄉論之選足維風勵俗故曰府曹孝友斯一郡蒙化此賢二千石之事也世祖中興側席遺賢皇皇若不及蒲車束帛相望巖中會稽都尉任延初到官值天下新定中土名士尙客江南因延聘董子儀嚴子陵諸先生敬待以師友之禮吳人龍丘萇高隱太末延修書饋問遂得屈爲祭酒於是郡中賢者爲往官

焉夫朝廷既慕有道於上州郡復重高行於下四方嚮  
心能無奮起餘風遺烈垂二十年雖在桓靈末朝剝撓  
自極然且備禮徵賢安輪時出羔幣常列於門畫工造  
圖其像以至一時賢守競崇禮命如宗資之任范孟博  
徐璆之辟許子將闔郡聞名盡勵操行觀其樹立風聲  
晚而益峻相與攜持公論使社稷雖危不亡俱由世祖  
君臣激揚於前也然余謂龍丘蓺先生志不降辱有夷  
憲之節第因感深知己以華首之年身請備錄爲諸賢  
倡至故人子陵隱身不見朝廷物色尙三聘而後至乃  
亦爲都尉暫紆風塵一受殊禮固知任君景企高節誠  
中心好之有足迴絕塵之駕者也

鄧暉馮衍傳論

士之卓犖自見喟然發策足傳於後世必其能獨異於  
眾口者也然欲以此動碌碌之聽則已難矣傳曰邑犬  
羣吠者吠所怪也理固然耳王莽盜據天位久假自忘  
其後義師遙起猶目爲漏刻行尸暫厄陽九汝南鄧暉  
上書使其奉還神器退就臣位莽驟聞斯言得無震駭  
莽黨大師更始出討東方卽被詔切讓猶望若東郡槐

里可成功杜陵馮衍勸其屯據大郡轉禍爲福非有高世之識焉得翻然雖不出三載莽體穢分語未絕聲廉公已死但當其發言可謂奮不自顧究之君章得脫虎吻敬通全命河東士之死生固有不可逆觀者也然兩君非發此策豈亦足書竹帛垂之百世乎余嘗三復其語鄧暉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有能順天發策必成大功此謂天象所見可決人謀也馮衍曰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其懷漢德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此謂人心所嚮可

西漢節義傳論

卷下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卜天數也合兩君之言斯可斷天人之義矣

申屠剛班彪鄭興杜林傳論

東郡翟太守起兵檄數莽罪班氏不錄其文每爲氣塞及讀隗囂傳載囂移檄討莽楚越之竹以寫其惡藉此告大罪於三靈申其憤於四海蓋一時義兵麻起初無文號表識諸將衣繡驅赤舄威儀惟囂少好經書傾身接士舉事之日立高廟告一祖二宗錕歃盟書皆稱輔漢及再還天水首奉建武正朔立功本朝是以三輔賢大夫游士長者盡望風聲千里相附誠以囂操節款款



期與共効尺寸赴千載之會也及冀惑於游辭欲專方面遂懷兩端於是諸耆老大人競陳大義極口交諫而囂終懷猶豫遂稍稍去之夫始則衣冠輻輳風起雲蒸其後則幸離墮坻卽如羈鳥出羅枯魚脫罟蓋囂旣背眞舊之主違盟負恩豈肯復萎腰咋舌曲事叛朝諸公可謂明於去就之義矣世祖詔報竇融曰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栗慚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今觀諸公曉勸詞款盡同不獨誦文淵一書其味長也獨惜囂起事之義

西漢節義傳論

卷下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末圖拔猖眞堪扼腕儻能始終事漢重與剖符卽開國長沙之忠同朝河西之節亦豈得出囂右哉

卓茂郭丹桓榮宣秉郭憲王丹劉茂傳論

大禹傳國四世遭有窮之禍少康寓生臣靡竄身有鬲後少康有眾一旅臣靡奉之遂討殺寒浞重踐天位雖神禹功在生民而臣靡以四十餘年遺老得奉少主光復舊京爲萬世中興舉首莫與儷焉漢厄赤九王莽盜據神器所誅鋤漢室舊臣不可勝數諸薦紳賢者嬰棄冠帶抱其經書匿迹林藪問歷二十年齋憤沒身亦已

多矣光武無一旅之資重膺漢歷蓋由高祖首誅暴秦  
世宗關國萬里功不在禹下自當再興而西京諸遺臣  
幸少緩死以華首餘生復事真舊之主盲夫盥目見日  
重光與有夏君臣比隆前後斯誠千載一會而人生之  
極榮也但當鄗南初立四方龍鬪虓呼未息虎牙建義  
諸臣方議四縣之封未受漢蕃之策卓茂高密故令久  
樹風聲光武首爲訪問剖符褒德比於不及下車其詔  
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夫定亂之日丹書立誓俱  
以功以勳而茂斷斷少宰獨以名封尊爲師傅禮絕人  
臣知光武所以風勵天下使忠義奮起亦至矣然儻非  
諸臣秉節不回無慚大漢則充隱何人誰許受本朝之  
旌帛哉

文齊錫光傳論

竇融初制河西決策事漢隴客說之曰今豪傑競起當  
各據土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及光武報融璽書曰  
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  
竇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由此知荒徼之間慮深阻峭圖  
爲一州之主國家亂則先畔治則後至固其常也孝平

時文齊爲益州太守錫光爲交趾太守並西土名士徒  
典二郡南中風俗爲之一變及公孫述僭號二守俱閉  
境爲漢效節本朝後得封侯廟食顯及子孫壹何盛也  
夫益州蠟山黑水地在極偏至雕題交趾地接島滸人  
如禽獸俱賴孝武皇帝威靈置爲漢郡辨髮縷身得見  
冠帶天地開闢不如漢家今雖赤九暫微已再受命兩  
郡士民不得如弔頭虎子爲大漢歌舞前鋒助討國賊  
猶幸賢使君專心真舊之主浮航假驛遣使自聞遂令  
萬里遠州早知中興聖帝今在東京其聰明神武可方  
高祖世宗翹首向風豈能自已且當時海內紛紜龍關  
彌野卽中原之地亦有版圖所未入正朔所未加而此  
莊躋舊邦趙佗故郡新開漢治斗絕殊方翻得先受中  
興文約地爲漢土人爲漢臣淮雨別風不至其國皆漢  
太守爲國慤誠豫導民以忠孝故使南中有義名顯朝  
廷齒於士大夫之郡也至建武十二年歸漢里君率種  
內屬完不事人之邑亦獻雉犀中興聲教其感速若此  
卽降及末朝皇綱內弛然且青衣徼外累譯而朝關國  
每千餘里亂從內起遠者自來此雖漢恩甚厚漢威甚

神而亦本州郡諸臣爲倡義於前也余因錄成義鹽水  
二侯附以謝功曹表其忠款無使安豐五義箸節涼州  
獨擅名於漢冊焉

劉昆汪丹牟長丁恭高詡包咸傳論

後漢書儒林傳論曰建武以來專事經學其風世篤人  
識君臣之綱家分邪正之路雖桓靈以降國隙屢啓然  
權強之臣猶屈於鄙夫之議迹其衰敝而多歷年所則  
褒勵學者之效篤矣至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弑逆此  
誠范氏探本之論也蓋西京自元成而後匡張孔馬諸  
人號爲儒相並蒙阿諛之譏至曲引經意以媚賊臣慙  
負漢家而王莽亦自受禮經起遂日盜六藝之文以欺  
一世戲侮聖言酷於秦火是以諸儒各抱其圖籍匿迹  
山海間私相教授及光武猶在馬上首訪儒雅采求闕  
文於是耆舊諸賢彬彬盡出矩步中興之朝治易則有  
汪丹范升尙書則有牟長桓榮杜林詩則有高詡包咸  
衛宏禮經則有劉昆劉茂春秋則有鄭玄鄭興並得保  
其舊文無所漏逸夫大聖垂教首重人倫諸儒篤於君  
臣之義明於去就之分學務其本無愧漢朝遂使六經

之瞻重沐扶桑今日所蒙誠吾道之大光也其後經學日興天子臨大學衣日月正位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濟濟洋洋石渠虎觀事擅兩京爲古今絕盛湖其絕業復盛誠有所本也桓榮鄭興諸君已別有傳今惟錄見於儒林者列之末篇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